#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

宋 家鉉翁 撰

隱公下 桓王元年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穀梁曰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公羊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諸侯擅興兵侵伐罪也伐人之國而取其地重有罪也是故伐而取者其罪又加於伐一等或曰

文三年秦人伐晉傳稱取王官及郊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傳稱取朝歌書伐不書取此伐取並書何哉曰杞二王之後也至是與周俱衰不得自同於宋莒以蕞爾小國介居東夷伐杞而取其地莒有罪矣聖人於二王後書法拳拳每致其意此書伐國取地以莒爲首戮哀先代之後浸以衰微而重有誅於莒也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衛州吁齊無知弑君而自立爲君實兼篡弑之罪春

秋首絶其屬籍書名書弑及其誅也書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不與之以爲君名其爲賊示國人皆可殺此春秋誅討亂賊之上刑也蓋舊史猶書公子州吁聖人修經始削之以垂訓於州吁無知見之然亦有弑君簒國罪與州吁無知同及其以弑而死猶得書君如齊懿楚靈之類則以其既定于位於其臣民有君臣之分久而後見殺不容用削奪之例非略之也削屬籍云者伊川謂自古簒弑多出公族蓋自謂

先君子孫可以爲君國人因而奉之春秋於此明大義以示後世故初年弑君多不稱公子公孫此義已正胡氏乃謂州吁削屬籍以國氏罪莊公不待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愚謂此方誅討弑賊未當追議莊公既往之咎莊公者完州吁之父也莊公寵州吁之過固有以基亂而去族大刑所以治弑君賊非治其父也或曰魯有史諸侯之國皆有史亂臣賊子之誅必待春秋而後正何歟曰春秋

非史也史者記事之書而春秋之作聖人所以垂法於後世非史之謂也故春秋書弑君有以國書有以國人書或著弑賊之名氏或略弑賊之名氏或實弑而書卒或實卒而書弑君不君而陷於弑亂臣不臣而麗於首惡權衡輕重定於聖人之筆削夫豈史之謂哉而況弑君賊非國之大臣世卿則貴介公子之用事者彼弑其君自立爲君或爲政於國必不號於人曰我實弑君而鄰國史官得之傳聞亦未敢遽書

或又畏其強大不敢直書其失書者多矣及聖人作經然後以所聞所見裁而正之聖筆一修議論乃定孟子謂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豈虛言哉餘義見莊八年齊無知弑君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遇始見

遇者公羊以爲不期而會杜氏謂草次之期曰遇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之相遇也當從杜氏隱公聞衛有亂與宋平公草次爲遇謀討衛人之弑君者書公

及內爲志也宋殤乃因以爲利摟衛之弑賊與俱伐鄭而去其所逼公之志不獲伸矣於是宋陳蔡衛連兵伐鄭而隱不與也春秋於州吁簒弑之後繼書此遇嘉公之有志而惜其不勇比事而觀可以見聖人之意餘義見下兩伐鄭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詳兵首例始見

此春秋初年諸侯會兵伐國之始是時齊晉尚微宋魯爲望國諸侯視儀聽倡於此乎在使宋殤公明於

大義即清之遇禀命于王與魯俱出師討衛人之弑其君者則足以大服諸夏之心宋其興矣乃不其然從州吁之邪謀合三國兵伐鄭以除其所惡不禀王命擅興兵連諸侯黨逆人而定其位宋之罪大矣故是役也本衛之志而春秋序宋爲首責宋深矣宋公書爵目其人而貶之也衛州吁書人不與之以君衛也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翬者公子翬也不稱公子去族之誅也桓之弑隱翬爲首惡故當隱世去其族以正其弑君之罪及桓世而仍其公子之號明其與桓同惡也此春秋誅討亂賊始見於魯事者也嘗謂春秋書法有不待左氏而見者清之遇鄭之伐翬之擅兵是也州吁之亂公實有討賊之心宋殤利於伐鄭而黨州吁以成其篡公志不獲伸而殤遂率陳蔡衛以爲此役一以成衛之亂一以去己之逼宋殤之不仁甚矣無功而還斯可

以止怙終不悛復來乞師公之辭之猶清志也而羽父力請以其師會公不能禁於是會宋陳蔡衛復伐鄭春秋聯書清之遇鄭之伐翬之帥師首惡之人與逆黨並著而累見衛主兵而以宋爲首誅亂賊必先治其黨與此春秋法也烏乎清之遇魯隱仗義之心不能勝宋殤趨利之心猶曰二國之君人自爲謀乃若宋來乞師魯君猶知畏義而不敢從其臣乃勇於輔逆而不可禁蓋翬也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爲

氏之禍實權輿於擅兵伐鄭之時是以聖人探其用心而誅之於其始師師即去其族以示貶其立義精矣其垂戒嚴矣或曰諸侯會伐皆春秋所惡曰春秋始年凡會伐者皆擅兵無王怙黨逐利此五國伐鄭以宋爲兵首疾始會伐也迨二霸既興則有會諸侯攘夷狄如召陵城濮之事與初年之會伐不同春秋猶或與之此所謂其時不同其例不同者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陳地也

此春秋誅討亂賊之始事也書衛人善衛人之能討賊也書于濮善陳人之能討衛賊也案左氏州吁偕石厚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此二人者實弑寡君請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使人如陳涖殺之討賊者衛人也然非陳人聽衛人之討其賊則州吁豈能遽正大刑故春秋書于濮以善之及宋萬之弑宋人亦求賊于陳慶父之弑魯人亦求賊于莒皆責賂而後與無討鄰賊之義矣或曰此石碏殺之不書碏

何哉曰討賊者公法也衆望之所同也若書衛石碏殺州吁則是一人之私討而不見其從衆望討其罪故惟書衛人言衛國猶有人能以討賊爲事也書人有二例弑君人人皆得討而殺之書人以殺此與齊無知是也又有國亂無政衆共殺之亦書人者隨事而觀可見之餘義見桓六年蔡人殺陳佗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公子自外入而得國者多矣

如齊小白入于齊突歸于鄭赤歸于曹陽生入于齊之類或書入或書歸皆不以立書也惟衛宣公晉之入春秋不書入不書歸而變文書衛人立晉公羊立者不宜立者也衆雖欲立之其立非也近代諸儒則以爲衛人不禀王命而立君是故春秋不與其立論固正大但春秋之世大夫立君如季友之立僖襄仲之立宣宋督之立馮齊高國之立小白晉趙盾之立黑臀欒書中行偃之立周齊陳乞之立陽生皆不禀

命於王不承國於父而立者春秋何以不書其立而獨此之書乎蓋春秋書法有褒而寓貶責備賢者之道也有貶之而未絶開小人以自新之途也春秋於四國伐鄭之後繼書衛人殺州吁于濮又繼書衛人立晉再書衛人者褒衛人能不以篡賊爲君相與仗大義而誅之所以不書入不書歸而變文書立以表異之亦以見其討之難立之尤難惜其不能禀于王命而立之是所謂褒之中而見責備之意者也當是

時四國連兵而來爲簒賊植黨州吁之勢成矣而石碏以告老大夫非有權位之可倚毅然以討賊自任不動聲氣元惡即誅彼四國之師逡巡引退乃逆晉於邢而立可謂居人臣之甚難是故春秋變文特書以示別異而中見責備之意非石子之賢聖人不以是望之謂之責備則可謂之直貶則斷斷乎非春秋意也或曰若子所言春秋何以不書石碏之名氏而惟曰衛人立晉乎曰立君從衆望也非一人所得而

私立也若書石碏立晉是一人之私也其可哉昭二十三年書尹氏立子朝言王位已定而尹氏以一人之私而立朝所以誅也觀尹氏立子朝之爲誅則衛人立晉之意可識矣曰若是晉何以去公子之號惟書晉乎曰於石碏無貶於晉則有貶也衛人以晉爲賢而立之而晉也得志而驕晚爲獸行新臺之刺作焉是以春秋於其始立而去公子不書以見衛亂之從始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春秋書蒐狩者有矣若講行時事之常則爲常事不得書其書者皆譏也書蒐狩而言公在者譏在公也春秋五蒐皆不書公惟桓四年狩于郎莊四年及齊人狩于禚書公此矢魚于棠書公譏公之從事于遊畋非其時復非其地也隱公初年謹守法度猶賢君也及是浸驕矢魚于遠臧僖伯諫弗聽春秋之書之譏之也亦危之也棠在宋魯之間無故而輕出寫氏

之禍其兆於斯乎僖伯之諫曰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其憂深思遠有周公告成王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之意賢人之言哉

夏四月葬衛桓公 謚義已見元年公及邾盟及三年葬宋穆公

凡弑而賊不討不書葬無臣子也此弑而葬以州吁即刑録衛之臣子能葬其君也易名者加之謚也不易其爵也春秋諸侯在其國稱公臣子以美名加於

君非爵也及其死而謚之乃遂以公繫之於謚亦猶大夫以子繫之於謚美名也而非爵若其僭爵春秋必削之矣謚者因乎行者也子不得以私其父臣不得以私其君所謂名之曰幽厲孝子慈孫百世而不改者也衛桓以弑死雖無過之可疵而桓之爲義謚法所謂闢土服遠而爲桓者也以此加之身弑之君是之謂溢美其何足爲死者之榮乎自是而後如齊襄衛宣晉獻皆淫佚失道之君而類得美謚魯隱宋

殤晉之靈厲則亂臣賊子追仇其君因謚見逆其亦重可誅矣皆由不請之於王私自爲謚其弊遂至此耳

秋衛師入郕書師之例

衛宣當州吁暴亂之後入而君國不以惜民保境爲事而輕動大衆以入人之國書以貶之耳此入郕入而弗有也十年齊鄭又入郕故知此入之非有非其力之可以取而不取蓋懼強國來討故雖入之而不

敢遂有之耳書師之例胡氏曰紀其用衆而立義不同有矜其盛而稱師者如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之類是也有著其暴亂而稱師者楚滅陳蔡公子棄疾主兵而稱楚師之類是也有惡其無名不義而稱師者次于郎以俟陳蔡及齊師圍郕之類是也胡氏之說固爲正大然有以書師而褒者有以書師而貶者褒貶在事而不在師也如僖元年書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繼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初之書次譏

其兵盛而救緩也繼之書城美其能用大師以救危亡之國也此一書而前譏之後美之即事而觀乃見耳又如莊八年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繼書師及齊師圍郕又書師還此公自將以出例當書公而初書師次而不言公次繼書師及而不言公及又繼書師還而不書公至自圍郕蓋一書屢譏也以其動大衆黨仇國伐同姓故譏至於再三而不以爲繁耳又如僖二十八年書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

城濮此晉侯宋公在而惟晉侯以爵書貴晉侯也以晉侯能用三國之師却夷狄而安諸夏故變文獨書爵以示褒此皆隨事而見傳者師例何可拘乎故曰褒貶在事而不在師

九月考仲子之宮

隱爲桓築宮以祭其母也諸侯無二嫡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隱欲讓國於桓故爲其母立廟以祭之仲子之卒已久至是而始立廟者隱欲以

是見其欲讓之志耳或曰禮歟曰非禮也穀梁曰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宫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必庶子爲君而後其母得築宫以祭其祭也又以公子主之君不親祭尊宗廟也今也桓未爲君而隱爲之築宫以祭其母此召亂之道也曰春秋之書之何歟曰譏失禮也宫廟有定制循其制之常無書也非禮之禮非制之制於是乎書若曰公子允之母非魯君所宜爲之立廟也前書天王歸仲子之賵非

所宜歸也隱以夫人告而王爲之賵之也此書考仲子之宮隱以公子爲君之禮而爲之考之仲子之宮非隱所宜考也春秋之書之譏也合禮無譏無譏則不書之矣

初獻六羽

初獻六羽用之仲子之廟也左氏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蓋是時有司者將以

萬舞施之仲子之廟隱公欲裁酌其宜不欲以先君廟樂之舞而施之公子之妾母是以用六羽而去其干焉耳春秋之書之不但譏其考宮之未當抑亦譏其獻羽之非制也公羊以爲侯國當用四今僭而用六僭諸公也是故書以譏之魯固僭天子禮樂孰云隱公而始用六羽乎穀梁引尸子之說謂當時諸侯僭天子之禮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厲之爲言謂魯於是而始降用六不敢與周儗非也此用之

仲子之廟不敢與魯之先君同其僭其後季氏之庭至於用八使魯知其爲僭而殺之流弊之極何至陪臣而僭八乎尸子之說其不然歟案明堂位周公有大勲勞於王室成王賜魯公以天子禮樂俾祀周公先儒以爲成王之賜魯公之受皆非其論定久矣劉原父乃云魯惠公之世禮壞樂崩請于周命史角往自是魯始用天子禮樂陳止齋引祝鮀之言衆仲之說深有取焉愚以爲周之東遷名器既濫齊桓晉文

有夾輔之大功周家所以寵異之者不過平世之常典請王章尚不許魯惠公者有何功德之可稱而遽賜之以天子之禮樂乎原父以爲惠公僭天子之禮當時猶多強國不聞其敢僭魯惠何敢冒不韙至如是乎意惠公之世禮壞樂崩請于周而修復之耳非始請也然原父之學亦可謂悖矣

邾人鄭人伐宋

邾小國而序于鄭之上兵首也案左氏宋人取邾田

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則是役也邾爲之先序之鄭上著其爲兵首所以貶也或曰宋人取邾田宋實啓釁而邾應之邾其無罪乎曰邾見侵於宋應之義也當告之天王請之方伯聲其罪而治之不當間鄭宋之隙而偕鄭以伐宋因彼之憾復己之私春秋所不與也是故邾爲首鄭次之鄭以伯爵而序於邾之下亦所以貶也兵首例初見四年宋陳蔡衛伐鄭與此少異故讀春秋不可例拘當求屬

辭比事之意

螟

宇宙之内一事之違其常一物不得其所日星示異水旱螟蝗告災皆人君責也自一國而言亦國君責也故春秋變見於上必書災見於民亦必書示人君職分之當謹耳哀十二年冬螽傳者歸過於司歷之失閏此諛臣所以蔽災而託爲聖人之言豈春秋書水旱螽螟之旨哉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義已見元年公子益師卒

公子彄者臧僖伯也左氏載隱公之語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胡氏曰書日見恩禮之厚隱公不能用僖伯之諫而於其死眷焉不能忘其亦可謂有君人之量矣然書日不日不係乎褒貶

宋人伐鄭圍長葛

穀梁曰伐國不言圍邑此言圍何也久之也注謂此

冬圍之至六年冬乃取之古者師出不踰時重民之命乃暴師經年而後克無惻隱之心志在逐利故圍伐兼舉以著其罪然亦有暴師非久而書伐書圍書取者大率皆貶而貶之中有權度焉隨事而觀可也宋穆公受國於宣公及其卒也復挈國以歸宣公之子而使已子馮出居於鄭可謂能以禮讓終始者矣殤公不仁日以殺馮爲事疑鄭人欲納馮輒率諸侯伐鄭以有東門之役自是兵連不解宋殤實爲禍首

書伐書圍責其暴也明年冬書宋人取長葛蓋頓兵鄭地一年而後得之春秋深著其黷武之罪特書以示貶而宋殤末年之禍卒以兵不戢爲内賊所乘有國者視此知所懲矣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公穀作輸平○平始見

平者修好而不爲盟誓者也渝平者左氏釋爲更成來渝平者鄭人不憚屈而求成於魯魯乃降心以從鄭兩善之辭也隱之爲公子也與鄭戰于狐壤止焉

公固有怨於鄭及清之遇宋人志在黨州吁而伐鄭以除己之逼公毅然不從忘怨而就義公於此可謂賢矣翬之擅兵本非公意鄭豈不知之去年秋鄭人伐宋入其郛宋求救公復不爲出師公此時此心但知以靖國保民爲事雖非爲鄭而鄭實德公故於此遂來渝平渝之爲言如易所謂不克訟復即命渝之渝盡棄夙憾相與共由於義理之正不爲盟詛而信義相約是故春秋貴之書法特異於它日厥後宋及

楚平燕暨齊平魯及齊鄭平其事皆不與此同故知來渝平爲春秋所貴公穀作輸平釋輸爲墮以爲墮敗其已成鄭人苟欲敗成何用來告於義未通故當從左傳作渝平陳止齋謂鄭人有志叛王而合諸侯於是渝平愚觀是時周已衰不能號召海内鄭欲叛王何用渝平於魯陳氏喜爲高論於當時事情頗有未切此渝平之渝只當從左傳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盟義已見元年于蔑二年于密三年于石門

或曰諸侯私相爲盟固非春秋之所與諸侯相與爲會講信修睦春秋其許之乎曰有王者會諸侯霸國會諸侯與諸侯兄弟甥舅之國歲時相爲會者未可槩言也周家盛時岐陽之蒐酆宮之朝東都之會王者事也及霸國興奉王命合諸侯有所謂兵車之會玉帛之會者亦王事也春秋猶或許焉此公會齊侯乃兄弟甥舅之國交相見之禮春秋無譏若乃會而黨凶害善趨利伐國如春秋初年宋齊魯衛之所爲

則春秋之所深誅而不以貸者也會而盟皆非所取

義見于蔑

秋七月 義見綱領明夏時

公羊曰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愚謂此夫子所以見行夏時之意也春必首正月夏必首四月秋必首七月冬必首十月此皆夏正月之次非周正月次也言天時在此孟月在此故雖無事而必書以

見四孟月之必不可改也

冬宋人取長葛

此宋人取鄭長葛不書鄭責鄭也亦責宋也宋圍長葛且一歲其虐民黷武甚矣鄭之力可以救而不救乃更以是歲夏出師侵陳掠獲以爲功内喪其邑外取於人春秋是以併責之故宋以人貶而長葛不係之鄭責鄭之不能保有土地圖功于遠也春秋有去年冬事與今年連文而不再書某國某土者省文也

此圍長葛取長葛相距一年不係之於鄭夫豈無譏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杜氏曰叔姬者伯姬之娣待年於父母之國不與嫡俱行至是乃歸何休公羊注曰媵賤不書此何以書終有賢行故也紀爲齊所滅紀季以酅入于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竟全婦道故錄之蘇頴濱亦曰媵不書此所以書賢之也莊十二年紀叔姬歸于酅是時紀已爲齊所滅宗廟在酅叔姬歸奉其祀不以存亡

虧婦道春秋是以賢之蓋本之何注而爲之說得春秋之旨矣賈逵謂紀貴叔姬故書以刺之其義外

滕侯卒 義已見三年宋公和卒

滕侯卒不名不葬諸說不同或以爲未同盟或以爲微國不錄愚謂卒而不名史失其名也無故而不葬魯不往會史佚其謚是以失書不容鑿爲之說胡氏曰宋殤齊昭告亂書弒不書葬是討其賊而未葬也晉主夏盟在景公時告喪書日矣而經不書葬是諱

其辱而不葬也宋公盟會未嘗不同而三世不葬是治其罪而不葬也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於西門之外者而經不書葬是避其號而不葬也怠其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討其賊而不葬諱其辱而不葬治其罪而不葬避其號而不葬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胡氏之說備矣愚謂春秋之葬不葬不可以定例求也蓋嘗考之君弑賊不討不葬固春秋所以垂法然有賊討而不書

葬者宋魯二閔公是也有賊不討而書葬者魯桓鄭僖是也有世子弑君如蔡般之弑景許止之弑悼書弑書葬雖同而其事實有不可得而同者以例而求則失之矣此外有敗國殄民以死而不錄其葬者晉惠夷吾之類是也有廢嫡立庶以亂而不予之以葬者晉獻詭諸之類是也有始逆終順而特予之以葬者鄭伯突也有既逐復歸而特去其葬者衛侯朔也隨事而求乃見書法之旨若夫楚之不葬避僭王也

秦穆之賢卒葬不書秦景哀惠之卒缺其名其葬也皆以謚書則以遠故或告或不告或會或不會是以或書或略非褒貶之所在也如滕侯宿男之不葬則魯人微之而不往會史因失書初無他義強求其故則鑿矣

夏城中丘城初見

凡城有以城非其地而書者有以城非其時而書者有以屢城勞民而書者有城守要害而特書以紀之

者左氏專以時不時爲言拘矣此以盛夏興役書譏也木訥乃曰周之夏今之春方春東作之時而役民事城民失其業是以有譏夫夏而城固非其時然以周之夏爲夏之春則誤甚矣三代之王雖建子丑寅以爲歲首而時皆夏時歷萬古而不易也孔鄭釋詩書誤謂三代之世時與正俱改先儒固嘗辨而正之意木訥未之見耳愚既於綱領明夏時而詳著其義茲不重述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母弟例初見

穀梁曰諸侯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我舉其貴者也愚謂屬之不通以明君臣之分也而兄弟天倫之愛豈以分故而遂廢之乎諸侯之弟或稱公子或稱弟公子其本稱弟因事之稱也而稱弟之中書法復有不同說者謂不書公子而書公弟皆貶殆不然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鄭伯使其弟語來盟使其弟云者爲其親於魯特使其弟故不書公

子公孫而曰使其弟無貶也若夫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則譏其使弟典兵也衛侯之兄縶見殺則譏其使兄預政也衛侯之弟鱄出奔秦伯之弟鍼出奔則譏其失友于之愛也宋公之弟辰出奔既而入于蕭以叛書奔譏兄之不友書叛誅弟之爲逆書法昭然可見至於宣公之弟叔肸卒書公弟叔肸云者貴其盛德高節特書公弟以寵之若曰公有弟如此又何貶之有哉胡氏曰僖公私其同母寵愛異於他弟

施及其子猶與嫡等而襄公絀之遂成簒弑之禍故聖人於年來聘特變文書弟以示貶吁有是哉年之子無知自以簒誅謂聖人於其父之聘魯而爲之貶三復經旨書法而知聖人決無是心也入春秋爲會爲盟爲遇皆非盛時之常典惟聘禮近古王制之所得爲也然聘不皆書惟天王使下聘不以小大皆書大國之使來不皆書有故則書列國之使來不悉書有所褒貶則書魯大夫之聘列國亦不悉書有故則

書

秋公伐邾

春秋譏魯隱背蔑之盟以兵加邾也左氏乃曰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爲宋討也杜氏云公距宋而更與鄭平欲以鄭爲援今鄭復與宋盟故懼而伐邾欲以求宋以邾鄭前年同伐宋故也此亦傅會之說魯不爲宋屈也十年遂偕齊鄭伐宋魯豈懼宋而爲之伐邾乎春秋書公伐邾譏背盟也元年方

及儀父盟今遽加之以兵而又自將以前此春秋所爲譏也或曰凡公自將伐國皆有譏乎曰當伐而伐惟義所在不皆譏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二十六年公伐戎戎來侵我公追之不能及既而伐之義之所不能已也觀前之追觀後之伐而知春秋之無譏此方及邾盟而遽伐之觀前之盟觀後之伐而知其以背盟故譏不加貶而義見者也是以謂比事見義春秋書法大率類此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公羊曰凡伯者天子之大夫也來聘聘于魯也其書伐之何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爲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執者執下之辭也不言戎執而言戎伐以天子之使見執於裔夷而爲之諱也孫泰山曰于楚丘者責衛不能救難録以歸者惡凡伯不死其位耳是固然矣然天子之使戎得以邀而執之天子不命之討方伯連帥復不能爲王敵愾春

秋書之以見周室微弱夷狄慢上諸侯無王小雅盡廢四夷交侵其在斯時乎凡伯畿甸諸侯之爲卿大夫者故書爵義又見九年南季來聘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遇義初見四年

是遇也與清之遇同特簡其禮爲草次之期耳愚以王人見執於裔夷衛將伸其方伯連帥之職與宋公亟爲此遇連兵討戎免凡伯於難而左氏乃云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請與衛侯相見故遇于犬丘

此亦常事耳奚以遇爲哉天王使過衛之境不能謹次舍遏寇攘使凡伯辱于裔夷復不能躬帥師徒追擊勦蕩爲王刷恥乃以私故與宋公爲此遇捨職分所當共而從事於私是故春秋聯書以責之不然列國自爲遇無關於周魯之故何足汚春秋之簡牘乎善讀春秋者當觀聖人屬辭比事之意不可以例拘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左氏曰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

易許田書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諸說大率本此愚意左傳所以爲此說不過以桓公初年鄭人有璧假許田之事因附會而爲易田之義嘗三復經旨是歲歸祊與桓元年之璧假許田自是二事左傳合而言之恐非春秋垂訓之本旨蓋春秋書歸有例如歸濟西田歸鄆讙龜陰田歸讙及闡皆歸舊疆也此書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言非其所當歸而歸非其所當入而入書法重在歸字入字上非以

田易田之謂也鄭人與宋有隙前歲及魯渝平是也而以祊來歸則非也彼謂泰山在魯境内祊亦魯境故以爲歸而不知名山大川不以封泰山非魯所當有祊者鄭人受命於周以祀泰山之田乃王略也鄭豈得歸之於魯魯豈得受之於鄭書歸書入魯鄭皆有罪焉耳乃若璧假許田鄭莊乘魯桓負篡弑之罪脅而取之當歸祊之時實未有求許之意不然祊既入於魯終隱之世不以許田與鄭鄭更持璧求假於

桓之元年果何說乎學者試以是觀宛不書族鄰國之未賜族大夫也義見二年無駭帥師入極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卒義已見隱三年宋公和卒

辛亥宿男卒

不書名史之失也不葬魯微之而不會也詳見滕侯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穀梁曰外盟不日此何以日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愚謂穀梁謹日之說拘矣然參盟於是

始春秋之書之貶也齊強大而以宋爲首責宋也春秋初年有兩國相爲盟者魯盟邾盟宋紀莒之密齊鄭之石門惟兩國爲盟也今而參盟宋爲首責在宋也春秋初年有兩國自相攻伐者莒入向無駭入極鄭伐衛莒伐杞惟兩國自相伐也前年宋陳蔡衛合兵以伐鄭於是始有四國之伐宋爲首責亦在宋也是時東遷之始諸侯猶有未叛王者而宋連四國之兵盟三國之侯不以王命行事春秋於參盟會伐皆

以宋爲首正其無王之戮也或曰據左氏是盟也齊人以平宋衛連年攻伐之怨宋其無責乎曰否考之經鄭實不預盟三國之怨實未得釋又明年魯齊鄭會于中丘合兵以伐宋齊爲之首齊既能平之於前而又伐之於後何邪以是知瓦屋之盟非以平怨左氏所紀其未然歟大率春秋初年諸侯之會盟征伐各爲其私而參盟會伐多推宋爲長以其爲二王後故而宋殤因是得以逞其志卒取不戢自焚之禍亦

可閔矣

八月葬蔡宣公義見葬宋穆公衛桓公及滕侯卒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凡公與強國之大夫爲盟不書公及諱強國之以無道加於公也與小國之大夫爲盟則不諱公及以公自欲與之爲盟非彼小國之大夫要公必欲爲此盟也齊高傒晉處父強國之大夫也浮來之莒人小國之大夫也魯莒自春秋以來有未平之怨前此紀人

爲之平之而魯莒之好卒未合也今隱公欲降心以消二國之患而莒之君卒不至乃及其臣爲盟以望國之君而盟小國之臣謙而不中於禮者也是故不爲公諱此一及字所施不同及邾儀父及高傒及宋人及莒人一書而一義要當以事而觀不可以例而求也

螟義已見上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左氏曰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絶句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說者謂因其所由生而賜姓若舜由嬀汭故陳爲嬀姓胙之以土而命氏則曰陳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或使即先人之謚因以爲族如衛齊惡宋戴惡之類是也或取其舊官舊邑之稱以爲之族舊官如晉之士氏舊邑如韓魏趙之

類是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爲展氏諸說大率本此說者又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子公孫繫公之常言非族也其或以貶故而去公子公孫之號亦與去族同至於公孫之子不復得稱公曾孫無駭輩以名行及其死則賜之族以王父字爲族是也公曾孫死後乃得賜族亦有未死賜族者僅一二見公子公孫於身無賜族之理經書季

友叔肸仲遂者皆是以字配名連言之其傳云立叔孫氏臧僖伯臧哀伯叔孫戴伯之徒皆傳家據後追書之耳宋督戴公之孫未死而賜族生立華氏彼弑君懼討求爲此非例也其公之曾孫玄孫以外爰及異姓有新升爲卿君賜之族以此卿之字即爲此族者亦有雖爲卿而竟不賜族者挾柔溺之後無聞者是也此春秋初年事也是時周制猶有存者故有未賜族之大夫其後大夫世其官無不賜族而周制幾

於埽地矣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天王使書氏書字之始

穀梁曰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案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賛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災皆天子用禮於諸侯者則天子下聘於諸侯有自來矣或曰子謂周禮雜出於漢儒則是聘也安知非漢儒之傅會乎曰否秦漢之爲禮務在尊

君卑臣此詳致待遇臣下之道是三代之遺意不可併廢也曰然則穀梁以爲非正何哉曰穀梁爲當時諸侯言耳隱公立九年不朝於王今新天子即位六年于兹魯未嘗修時事之禮而凡伯南季後先來聘冠履倒置分守陵夷春秋爲是故書之以責魯○天子大夫下聘列國書氏書字自此始凡伯書爵畿内諸侯之爲王卿大夫者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此夏正三月也雷已發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夏正三月而大雨雪此所以書災穀梁曰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雷已發電已見而雪乘之此強臣干主之兆允翬逆謀已成上天示異惜隱公之未悟也

挾卒 義見無駭入極

夏城郎 義見城中丘

秋七月 義已見六年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會義已見六年于艾

左氏曰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絶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會于防謀伐宋也愚謂左氏雜記所聞而後儒多議其誣者此類是也鄭宋之仇也今摟齊要魯以伐宋而曰以王命討縱有王命亦假王命以復其私仇耳左氏遽謂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卿士以王命討也是子鄭以方伯連帥討伐之事豈

不失實之甚邪蓋魯與宋未嘗有遺憾齊與宋又爲同盟今魯啗于歸祊之利齊背瓦屋之盟連兵而伐與國内揣有愧故相與假王命以興伐宋之師非王意也春秋書公會齊侯于防誅始謀也其後霸主挾天子以令諸侯實昉于此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冬甫會齊侯于防及春又會于中丘惟利是趨春秋

聯書之所以貶也隱公初年秉志蹈義殆非當時諸侯比故聞州吁弑其君則與宋公草次爲會欲以討之此時此心爲何如哉既而動於祊利背宿之盟會齊鄭以伐宋前日翬擅兵而公不能制今也遣將會伐所使者乃前日擅兵不可制之人遣翬以爲未足復親往焉惛于利而失其本心隱之謂矣翬去族不稱公子誅也終隱之篇皆去其族隱之賊也至桓而書族以明其與桓同惡也書法明甚或者乃以爲與

挾柔溺無駭同例其可得而例觀乎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公羊子曰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甚之也

内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春秋録内而略外於外大

惡書小惡不書於内大惡諱小惡書愚謂公羊書日

之例在他事爲拘惟此得春秋之意但内惡有爲之

諱者有不必爲之諱者聖人之心公如天地其爲魯

諱公也其不爲魯諱亦公也必如公羊之説則拘矣

魯於宋本無纖芥之隙徒以祊賂之故爲鄭所役暈既率師會二國公復自出奇兵以襲人之虛而取其二邑一月再取春秋書日所以著其暴辭婉而義見者也嗟夫方宋之伐鄭而乞師也義所不可固請而公不從及鄭之伐宋而求魯也利之所動一言而公即聽是以君子貴乎辨義利義利之辨不明出此入彼蓋有陷溺而不自知者矣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此春秋初年用法之意也若鄭莊宋殤者可以當此刑矣鄭自克段以來汰於用武伐衛伐宋入許敗王師皆極其兵力所至今也用奇一舉而取三國之師其不曰善戰可乎宋二王之後固當爲諸侯之倡而不禀王命擅合諸侯之兵爲參盟之首其不當麗連諸侯之罰乎春秋書二國入鄭三國伐戴又書鄭伯伐取其師兩有責焉耳木訥乃以爲兵端在宋今又連兵入鄭伐

戴鄭伯出兵乘之一舉而取三師三國之敗非不幸也聖人舉而人之以誅兵首鄭以奇取則以爵書所以異於宋愚謂春秋固人宋而未嘗與鄭也書鄭伯云者目其人也善戰者服上刑奚爵之有哉若以兵首言鄭欲納馮而宋加之以兵鄭亦何以致宋之師不得謂之非首也或爵或人關係春秋條貫不容無辨取師者全軍俱殲無得遺也哀九年宋取鄭師于雍丘鄭復取宋師于嵒是其例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五年衛入郕至是齊鄭又入之此一郕而六年之間再爲強暴所侵陵爲小國者亦難矣左氏乃謂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致討郕人不會是以伐之此傳會之說前已辨之矣鄭自復其私怨齊自從而逐利於王何有哉春秋治諸侯擅兵無王之罪而左氏曲爲之說曰以王命討不庭何以垂信於後世乎不書伐而書入掩其不備而入之也然郕尚在文十二年郕

太子來奔書郕伯來奔者是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穀梁曰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考禮修德所以尊天子也諸侯來朝時正也猶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范注若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不俱至也累數若滕侯薛侯來朝同時俱至也愚謂周家盛時諸侯有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之禮曰相云者亦往復之義非若諸侯之朝天子相率而旅朝也至於衰世諸

侯大國未嘗朝王而小國乃相率而朝大國大國倨受其朝而不以爲僭如滕薛之朝魯是所謂累數俱至也春秋初年魯最強大又以得用天子禮樂之故是以受小國之旅朝而不自以爲僭厥後齊晉稱霸責禮于諸侯從可想矣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會義已見六年于艾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甚哉隱之動於利也得祊之餌而偕鄭伐宋得宋之

部與防而利心愈熾復偕鄭入許義利之辨不明則將何所不至矣鄭於許有疆埸之怨故汲汲於伐魯何與焉而興師逐利入人之國都直欲夷其宗社其爲惡亦大矣是役也鄭爲謀主許復爲鄭所有而春秋書公會公及責公深矣使時來之會公力拒其請鄭必不敢獨行齊亦必不爲鄭出師惟公勇往而後齊鄭連兵以前許不能國矣不書公及齊師鄭師入許而書公及齊侯鄭伯入許所謂目其人而貶之也

或以爲襄其得國不取殆爲左氏浮辭所惑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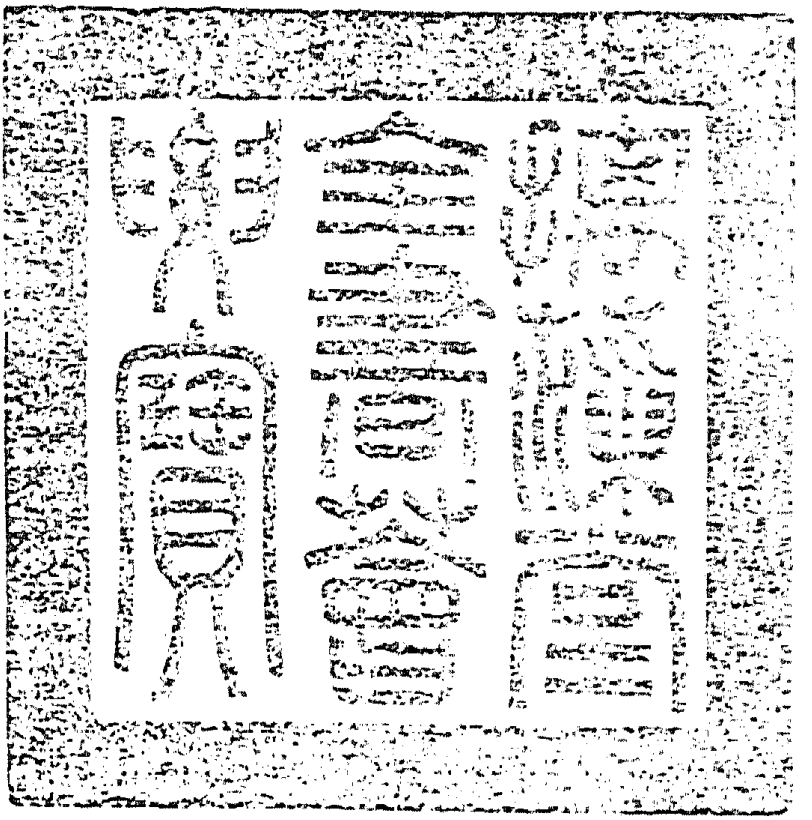
公羊子曰公薨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不書葬以爲不繫乎臣子也何以不地不忍言也此春秋垂世之法公穀有所授矣據傳弑隱公者桓公及公子翬也春秋於公薨不地不書葬所以見其爲弑也或曰人臣而弑其

君惡之大者春秋不直正其罪而微見其旨何哉曰弑君者亦魯之先君舊史爲之諱之夫子魯人不得不爲魯先君諱是以微見其義以示後世所謂不討之討施之魯事大率皆然也或曰胡氏陳氏謂魯史官固書公子翬弑公于寫氏聖人修之曰公薨諱國惡也其說然歟曰否諱國惡者謂君所爲失道而悖義爲之諱也婉其辭以見義若賊弑其君惡在賊而不在君史官書公子翬弑其君于寫氏書之即所以

討之而謂春秋諱而削之是春秋爲賊諱惡而佚先君之賊其必不然也蓋史官不以弑書而春秋爲之白之也晉之董狐齊之南史衰世不常有前是修魯史者率多與弑賊爲隱如桓與翬共弑隱公桓君魯翬秉政史不得不爲之諱又如文姜預弑其夫姜君之母且挾強齊爲援史復不得不爲之諱非爲君諱實爲弑君者諱自是而後魯之爲史官者於閔之弑赤之弑皆循此例及夫子修春秋於魯之先君小君

不容例之以列國之討前史既諱之夫子不得不因之然亦不盡爲之諱也故書公薨而不著其地復不書葬微發其弑逆之狀即所以正其弑逆之戮非舊史已能直書翬弑其君而聖人削之而不錄也愚嘗聞之師春秋初年衛州吁與魯桓皆弑其君而篡有其國春秋於州吁去其族以匹夫討書曰衛人殺州吁于濮討賊之常刑也及書魯桓弑君其辭略然討衛之刑即討魯之刑學者比事而觀可得聖人意矣

#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録監生臣潘承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三四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五百三十五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三

宋 家鉉翁 撰

桓公上 名允惠公子隱公弟桓王九年即位

元年春王正月

穀梁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伊川曰桓弑君而立不天無王之極書春王正

月公即位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合穀梁程子之說而見聖人意矣此春秋誅討亂賊始見於魯事者也桓以臣弑君以弟簒兄罪大惡極而魯之先君也夫子脩春秋雖以誅討亂賊為事而於魯之先君不容直正其罪故特立為此法以垂示萬世書王書正書即位皆所以討也桓在位十有八年書王者四年不書王者十有四年書王明王法也不書王著桓無王與王不能以王法正天下也誅魯也亦責王也元年

書王謂王誅當即加位非簒賊所當久居也二年書王憤魯誅之未及而宋亂又作也至三年而王朝不聞有誅殛之命而宰渠伯糾又將下聘焉王法於是埽地天下為無王矣自是不書王者七年至十年正月書王則以天道一周三國又以兵向魯意其奉王命來討而復不能也至十八年桓見殺於齊乃復書王正月言王誅雖不加於簒賊而天理未嘗終泯其死於齊是亦討也聖人於桓之弑隱以為中國一大

變故是以書法特異於他曰或者以不書王為簡編之脫誤春秋無深意不亦鹵乎或曰宣之弑亦與桓之弑隱皆弑也而春秋書法不同何哉曰春秋初年王室雖衰王綱猶未盡弛故聖人以討賊望周歷三四傳中國愈亂弑君簒國者相踵王卒不能問而齊晉之霸業興矣征伐之權在霸討賊之事在霸魯慶父宋南宮萬之誅皆齊桓命之誅而後即正典刑故春秋許之以霸討而望之以維持世道之事自是而

後見之書法以責王者而責之霸與初年少異且宣之為弑與桓事亦有不同具著于下餘義又見二年正月

公即位義已見隱元年不書即位

穀梁曰繼故不書即位正也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書即位則是與聞乎弑也先君不以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范氏曰推其無恩則知其與弑與弑尚然況親弑者乎愚謂春秋比事以見褒貶隱不書即位所以明

隱之能讓也桓書即位所以著桓之為簒也桓弑君簒國不當即位亦明矣春秋所以書即位絶之也絶之於名教所以大誅斥之也是時衛州吁齊無知皆以公子而弑君簒國與桓同惡者也春秋於其弑也去族而書弑於其誅也去族而書殺名其為賊所以大誅斥之也學者比事而觀可以見春秋用法之權衡矣或曰桓弑君簒國之罪固無逃於戮然其為君也非受命於厥父乎曰否桓非有父命也魯惠公暮

年溺於私愛或有立桓之意而未見於事也故惠卒而隱遂立左氏謂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奉之者隱公也非惠公嘗有治命曰以桓為嗣穀梁謂既勝其邪心以與隱者事之寔也特隱公為矯激之行欲以讓桓穀梁所謂探其邪心成父之惡是也使惠公確有立桓之志必將明示意向於生存之時隱將有蒲屈之難國可得乎今惠終隱立魯國之人不聞有非議之者而謂桓公以父命當立決無

是也此義惟穀梁得之已詳見隱元年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春秋初年弒君簒國者皆求援於強鄰以庇其身而免於討桓之為此會求援於鄭莊也是時宋齊鄭為強國而鄭莊者以善用兵之故尤為諸侯所畏服故桓於簒位之始首以是求之書公會鄭伯于垂魯乞盟也書鄭伯以璧假許田著鄭莊乗魯有急要賂而與之盟也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傳者謂鄭人以

祊易許田非也是時鄭宋搆兵無寧歲鄭急於得魯為援故渝平於前歸祊於後而無所靳至是魯桓弑君簒國懼四鄰仗義致討卑屈以有求於鄭鄭莊入璧假田以鴻毛之微要鈞石之重因其有罪脅而取之非以祊求易也歸祊假田後先五載歸祊之罪在於以天王之壤地而結私好假田之罪在於庇鄰國之亂賊而邀厚利兩書皆討其事寔異若以易田為言則合二事而為一鄭莊受田黨逆之罪晦而未明

失春秋書法之本旨故不得不辨或曰此割地賂人而以假田書其無譏乎曰田非壁之所可假也不以賂書而以假書為魯諱割地也餘義又見宣元年取濟西田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三月會于垂可以盟矣而未與之盟歸未一月乃為此盟春秋繼假田而書及盟譏賂之以田求為此盟也魯桓割地賂人以逭簒弑之討鄭莊受地與盟而庇其簒弑之罪春秋比書其事不加貶斥而義自見

矣嗟夫衛州吁之弑其君也魯隱宋殤為之出師會伐鄭以定其位今魯隱見弑於其弟鄭莊逼弑賊取其田而與之盟宋殤見弑於其臣魯率三國受弑賊之賂而成其亂出爾反爾後先一轍又其後魯桓斃於齊襄其子事讎終厥身而不敢報鄭莊雖僅克自全而嗣子忽終殞於賊臣之手國大亂幾亡黨賊為利者亦知所懲戒矣

秋大水

秋不著月而書大水概一秋而言也書大者變常之辭也傷民害物而後書凡旱乾水溢饑饉螽螟異乎常災是以書大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與夷立初見隱公三年葬宋穆公再見隱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

穀梁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春秋初年聖人猶望天王以討賊之事故於書法而深注意

焉元年書王所以正魯桓簒弑之罪也二年書王則以魯之簒賊未討而宋亂又作簒弑之禍接跡而起深有望於天王赫然發憤正二賊之戮而桓王略不以是為意而魯允宋馮同惡相濟乃為會于稷以定簒竊之位上而天王既不能伸王法以正天下次而方伯連帥皆黨兇怙逆惟利是謀中國之大將胥為夷聖人為此懼既於歲首書王以正之復於是年三月書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簒弑之賊

與預會之諸侯咸在所討春秋書法可謂深切而著明矣或者乃曰周自東遷已不能號召方國令春秋以討賊之事責之桓王其如諸侯之不禀命者何曰是不然五年桓王伐鄭以師從者猶有蔡衛陳使是時王能以誅討二簒號召天下名之正言之順諸侯大國必將來會允馮督彚可坐而翦也惟其無志於此王綱日壞主威日削兇彚日繁曲沃以支宗而簒晉陳佗以庶孽而干嫡鄭突挾強臣之援而逼逐其

君兄衛朔挾五國之援而拒違王命無知弑襄渠彌弑昭傅瑕弑子儀宋萬弑捷文姜弑桓慶父弑般及閔綱常埽地君父兄岌岌乎不能以自保春秋所為作為是故耳

及其大夫孔父

此春秋誅亂賊崇死節之始事也公羊謂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督將弑君先攻孔父而殺之君尋及焉得春秋表章死事之意

矣左氏乃謂督慕孔妻之美而殺其夫公怒督懼因是弑君杜氏從而為之說曰孔父内不能正家外取怨於百姓禍及其君是以春秋名之此以書名書字為拘而強求其說雖排陷死節而不顧失之遠矣劉原父曰父者名也君前臣名禮之大節較杜說為通然名之與字千載之下本不可深辨以是為拘而強求其說恐失聖人脩經之本旨已於綱領明例詳及之

滕子來朝

小國朝於魯滕以侯爵稱子杞以公爵稱侯或稱伯或稱子薛以侯爵稱伯諸儒為說不同杜氏范氏以為時王所黜是時王綱已頹陟者有之未聞其能黜也胡氏謂魯桓負簒弑之大惡凡民罔不憝已不能討又先鄰國而朝之是反天理肆人欲與夷狄無異而春秋之所深惡也故滕以侯爵降而稱子此一說也伊川謂滕本侯爵後服屬於楚降稱子狄之也服

楚者多矣而滕獨見黜何耶木訥謂諸侯自貶損其爵以事大國不欲與大國抗禮也審如是春秋何不為之正名乎此說尤不然東萊呂氏曰此録春秋者之誤也借使聖人脩春秋之時黜陟諸侯以為賞罰何以置強國不問而獨區區於小國哉蓋晉楚齊秦諸大國顯者也故無誤小國微也故多誤此說較他說為通當從之程子胡氏之論有益世教但當時諸侯大國犯上干紀者甚衆春秋未聞有所降黜而獨

施之於一二小國以是知其猶有可疑耳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此春秋誅討亂賊併及其黨明正刑書以示後世聖人之特筆也穀梁曰以者内為志焉爾公為志乎成是亂也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焉於内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四國為會于稷以成宋亂而春秋責魯之意居多則為此會者魯志也魯桓負弑君之大惡王誅不加乃復因宋之有亂同惡相濟以為此

會故魯桓之罪視三國為重夫宋之亂已成而春秋書會于稷以成宋亂者何哉蓋督雖弑君而馮之位未定也今三國為此會將以謀宋而徼利而馮之位於是始定督之罪始得無討故成宋亂者三國也所以使三國之成此亂者魯也穀梁曰以者内為志又曰公為志乎成此亂深得聖人之意聖人於魯之大惡不得為之諱也陳止齋曰向也合五國之君大夫以定州吁而州吁迄于討今也合四國之君以立華

督督相宋自是而弑君之禍接跡於天下四君所為也春秋褒貶至於變文而嚴矣向也五國之君大夫書之復書之終春秋僅一再見焉以變文為未足而直言其所為舍此無復見者矣陳說善矣春秋二百年會而書所以為會之故唯此與澶淵而已而澶淵之會特曰宋災故論者以為舍蔡之大惡不討而以宋之常事會諸侯故春秋責焉今四國之會直書曰以成宋亂其誅斥之法嚴矣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穀梁曰桓内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為弗受也郜鼎郜之所為也曰宋取之於宋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公羊曰此取之宋而謂之郜鼎何器從名地從主人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戊申納于太廟何以書譏遂亂受賂納于大廟也愚謂前書成宋亂者兼責四國也此書取郜大鼎納之于大廟專責

魯也魯取鼎於宋而春秋目之曰郜鼎言宋始以不義取之故正其名而係其器於郜今魯復以不義取之故原其器之所從來而係之於宋取之宋非所當取而取也納之大廟非所當納而納也魯桓身弑其君大惡未討乃成人之亂取賂而還復陳其賂於廟廟者祖宗神靈之所宅周公魯公之典章法制於是乎在郜之鼎宋之賂胡為乎至哉是之謂納不受而強致之義也當是時周室衰微刑誅不加於亂賊聖

人秉筆誅姦以一字為衮斧曰成宋亂曰取郜鼎曰納于大廟所以明刑書而示後世皆聖人之特筆孰謂春秋因魯史之舊而無所損益乎

秋七月杞侯來朝公穀作紀

公穀以杞作紀隱二年紀稱子此稱侯范甯以為時王所進何休以為天子將娶於紀而封之竊以為簡冊之誤周娶紀女未必封也穀梁謂朝時此其月者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為齊侯陳侯鄭伯討

數日以賂已即是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惡之當削其爵以示貶如滕子來朝是也今以子陞侯非貶也胡氏曰是時齊欲滅紀紀求魯為之主非為桓立而朝之是以無貶然以子陞侯竟未得其說其簡冊之誤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

左氏曰始懼楚也楚芈姓顓頊之後有鬻熊事周文王成王封其曾孫熊繹于楚居丹陽熊通十九年隱

之元年徙居郢使人請于周求加爵王弗許遂僭號稱王是為熊通武王自是始為中國患蔡鄭與之為鄰懼而謀焉以為此會楚日益強大莊十年敗蔡執獻舞十六年滅鄧不三十年與中國爭衡鄭被兵無寧歲以迄于春秋之終鄧侯者熊通之舅而首滅之不謂之夷可乎是會也春秋著荊蠻蠶食之始故書

義又見莊十年荊敗蔡

九月入杞

來朝者紀也今入之者杞也紀方自托於魯以為存亡之計必不失禮於魯魯胡為伐之此書入乃杞也左氏以入杞在來朝之後遂謂杞侯來朝不敬故歸而伐之似出傳會書入杞必自有故傳所不載姑缺其疑餘義見明年會杞侯于郕所會之杞即今所入之杞魯桓以簒弑得國今即位二年方伯連帥未聞有聲其罪而討之者而簒賊反以兵加於二王後其無忌憚亦甚矣此入杞公之入也不書貶也不與簒賊以兵入人之國也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穀梁曰桓無會而其致何也遠之也范甯曰桓會甚衆而曰無會無致會也弑逆之罪非可以致宗廟而今致者危其遠會戎狄喜其得還也愚謂前此桓出會諸侯其返也不致今而會戎特為之致非喜之也為其幸而獲免特書以志之耳陳夏蔡般之弑其君中國無能討之者夷則討之今魯桓弑君天王微弱中國諸侯皆預於亂無有能討賊者矣桓會戎于唐

戎若有人猶將討之今而得歸倖也故特為之致春秋以地致者四而已此及文十七年定八年十年說者以為皆魯地

三年春正月義已見元年二年

歲首不書王或以周家不班歷或以為文之脫誤非褒貶所存而桓公三年以後歷十四年不書王謂為缺文不可也謂為不班歷亦不可也胡氏推本程子之說曰桓弑君簒國于今三年諸侯之喪事既畢是

入見受命于天子之時而王朝司馬不施殘執之刑鄰國大夫不聞有沐浴之請亂臣賊子肆其兇逆而無所憚人倫滅矣故自是不書王見桓之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其說正矣或乃曰周既衰矣天王失政不王不自桓王始矣以是責王無乃非所可責乎曰王室微弱不能誅討亂賊春秋望之而未責也元年二年猶書王望之也今魯隱喪事既終逆桓未能入見天子而明年春宰糾銜命下聘自是再三聘

當誅而獎王綱盡壞天下不復知有王自是併不書王示天下之無王也孰云非所可責而責乎

公會齊侯于嬴

左傳曰成昏于齊也杜注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魯桓以簒弑得國懼方伯之有討而乞昏于齊以為此會夫昏姻之有媒妁所以别嫌明微重大昏之始今魯桓親為此會以締好於強齊匪媒而昏昏不以正也越竟而會會不以正也使其私

人往逆逆不以正也為齊侯而親迎迎不以正也是以春秋於嬴之會讙之會讙而書之以見禍敗之所從始是時鄭莊善用兵齊為強國故桓以賂結鄭以昏求齊所以逭弑君之討而終殞于齊天也非人所能為也○其後莊公躬納幣於齊以盛飾而尸女恣為淫行無復羞惡造端寔始此父之行子之效以致敗倫亂國歷數傳而未已可不謹哉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穀梁曰胥之為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為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何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公羊曰何言相命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愚謂自入春秋書會書盟者有矣書會而不盟書盟而不會者亦有矣此忽變文書齊衛胥命其必有異乎為會為盟者矣荀卿言春秋善胥命與公穀近正近古之意同蓋胥命者以王事胥相命而莫或敢先也莊二十一年傳王室有子

頽之亂虢公鄭伯胥命于弭是其義也方霸之未興人自為謀無所統一私相會盟非春秋所貴也及霸之既興盟主以其威力相控制諸侯以方伯而行天子之事亦非春秋所貴也是故胥命而不敢有先為春秋之所貴此出於聖人之特筆非因舊史而書也劉氏謂諸侯不請于天子自相命非正也恐非經意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左氏曰杞求成也去年九月魯以兵入杞今而求成

為此會案左傳注杞乃二王之後爵為上公而經稱杞伯或稱杞侯諸家俱未有的說何休輩為公羊之學以為夫子黜周王魯以杞宋為二王後降杞同於庶國繆妄不經然終春秋之世杞未嘗稱公經之一疑也公羊以杞為紀亦未知孰是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義已見隱三年

日食義已見隱之三年此書食既之始也歷家謂日月交會月掩日故日食食既者正相當而相掩也春

秋書日有食之既志其異之大者也陰盛于陽太陽為之失光晝晦其為異大矣嘗聞長老言日食既京師見之千里外不皆既或千里外見其既京師不之見以為君德時政之所感至乙亥丁丑二歲親見食之既先是太史定為食五六分已而食既晝晦星見及有自四方遠外來者乃云食及五六分不既不晦然後知天文示異巧歷有不能知者○或言朔或不言朔或書日或不書日傳曰失之前或失之後也失

之前者朔在前也謂朔日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謂晦日食不書朔不書日夜食也其說謂日始出而有虧傷處知其食於夜愚謂日未有食於夜者縱在子丑時食亦當為朔食何以謂之晦食或書朔或不書朔或日或不日或朔日俱缺歷官廢職國史廢書春秋因之而書亦以譏其國之無政不必強求其說

公子翬如齊逆女

翬者桓所與共為弑簒之人為桓謀所以定其位者

乞昏於齊今而逆女豈無他人而使翬逆焉使之重自結也春秋於隱公世去翬族以正其弑君之罪於桓公世乃復稱公子非録之也明其與桓共為逆也若曰翬者國之大賊而桓之私人也此春秋用法於魯之始事後多倣此所謂不誅之誅不斥之斥特用之於魯其旨微矣○内逆女有親迎於其國者莊也文也有以大夫逆者成也宣也有以大夫逆而公親迎于途者此也得其禮者是為常事不書其書者皆

違於禮者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義已見隱二年紀裂繻逆女

穀梁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言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竟非禮也或曰齊侯送女于讙非禮也公會齊侯于讙不曰古親迎之遺意乎曰翬之往迎公固無親迎之意及聞齊侯親送姜氏乃遽往會于讙則公

之出也為齊侯而出非為親迎而出於禮則似是而用禮之意則非也親迎之禮或往其國或在吾館送于讙會于讙齊與魯胥失之是故書

夫人姜氏至自齊

穀梁曰不言翬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于齊侯也孫泰山曰公受姜氏于讙不以讙至者不與公受姜氏于讙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書弟義已見隱七年

此仲年之來為致女故書杜注古者女嫁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叙慇懃也成九年季孫行父如宋致女與此同在魯曰致女在他國曰聘書使其弟者因隱七年而書也

有年

公羊曰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也穀梁曰五穀皆熟為有年傳注多以為春秋為年豐故書惟後漢賈逵景伯云桓惡而有年豐異

之也言有非其所宜有伊川取之曰書有年紀異也人事順於下則和氣應於上桓弑君而立逆天理亂人倫天地之氣為之繆戾水旱凶災乃其宜也今乃有年故書其異宣公為弑君者所立其惡有閒故大有年亦書深得聖人書有年之意公穀陋矣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有年大有年必不止此舊史往往悉書之聖人以其為常事削而不錄特存二君之有年大有年者言有非其所宜有此所以謂之異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左氏曰公狩于郎書時禮也杜注冬獵曰狩行三驅之禮得田狩之時故曰書時禮也周之春夏之冬田狩從夏時甚哉元凱之曲徇丘明也春秋常事不書非時及越禮而為之則書以示譏凡蒐狩不書公書公皆譏此書公狩譏以夏正之春而狩狩非其時也愚於此又得夏時之一證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義已見隱元年宰咺來

隱元年宰咺賵仲子此宰渠伯糾來聘魯桓惟劉原父胡文定著義為正劉氏曰春秋於大夫莫書其官至冢宰獨書之以此見任之最重宰天下者莫名至糾獨名之以此見責之最備周公作周禮冢宰固以賞善誅惡進賢退不肖為職今銜命下聘逆人書名所以貶也胡氏之論與此同且曰咺賵仲子糾聘桓公其事皆三綱之所係然咺獨稱官糾兼稱爵者咺初得政未受封爵而糾則諸侯之入相者也任之重

責之深於此可見或曰隱元年之責咺春秋欲以天
起義故於王無責今也復責糾而不及王義何居乎
曰春秋之義君有過先責其宰咺與糾居大臣之位
既不能正諫又將命以出重有責也乃若莊元年王
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王不稱天責在王也榮叔非宰
故不與咺糾同其責
是歲秋冬闕
左氏杜注曰春秋有空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冬首

月闕文也公羊何休注乃曰桓無王天子不能誅又下聘焉故闕二時以示貶論雖正或以為求經太過胡氏頗有取焉曰桓弑隱而立周天子不能正大司馬九伐之法乃於四年命宰渠伯糾下聘逆人故去秋冬二時以見王不能用刑猶天道有春夏之發生而無秋冬肅殺此猶可言也又七年穀伯鄧侯來朝皆書名是歲亦闕秋冬胡氏曰桓弑隱雖方伯連帥環視而未之恤猶有望也及穀鄧自遠來朝則天下

諸侯莫有可望者矣故特去秋冬二時以見諸侯不能舉職吁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為年如使是歲秋冬更有大事當書豈以一國一人之為非併削二時而不載聖人編年之書無乃闕略而不備乎此闕文也自可存而勿論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左氏曰陳侯疾病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是以再赴而其日不同穀梁曰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

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公羊怳呼述反也蓋以狂疾出而死於道路故不得其日或曰甲戌之下有闕事似為書陳佗殺世子免而簡冊脫誤是以聯書二日此說得之義又見六年蔡人殺陳佗

夏齊侯鄭伯如紀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貶也案左氏齊侯鄭伯朝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無功此齊人滅紀初見於經者

也春秋有復仇之義齊於紀有累世之仇義不容已而加之以兵固禮教之所許今為盜竊之謀而潛師以襲人國是以春秋責之書齊侯鄭伯如紀而盜竊之狀見矣此書爵非爵也目其人而貶之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公羊曰仍叔之子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譏父老子代從政也左氏曰弱也杜注仍叔天子之大夫稱仍叔之子本於父字幼弱之辭也周衰卿大夫

世其官必父死而子繼今仍叔子武氏子皆及其父之尚存而代居父處大臣眈寵固位惟恐失之欲及其尚存而見子孫之貴此春秋所以特書某之子來聘譏其父以及其子也或曰春秋比事之書每比事以見意去年書宰糾來聘名之所以貶也今茲書仍叔之子來聘不名亦所以貶也貴者以書名為貶少且賤者以不名為貶皆所以著其奬逆之罪也臣弑其君弟弑其兄王不能討又從而奬之以一聘為未

足復再聘焉故春秋於貴者則名之於賤者則微之以深致其意其論據正而無鑿故併錄之

葬陳桓公

城祝丘

夏而城非時也故書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此王師伐鄭不書王師伐鄭為王諱也何諱諱敗也敗績於茅戎不諱此而諱之何也茅戎夷也敗王師

不足為諱鄭諸侯姬姓之國也以其兵侵犯王略叛也王討叛而不能勝反為所敗此王室之一大變春秋是以變文書三國從王伐鄭存君臣之義以示天下後世亦褒三國之能以師從王也褒三國之從王所以責齊宋魯大國之不能從王者也胡氏謂王奪鄭伯政而怒其不朝以諸侯伐焉非天討故不稱天愚考當時之事桓王伐鄭亦有不容已者自周室之東諸侯不禀王命者有之而未有叛王者也鄭莊以

周人畀虢公政命祭足帥師取成周之麥禾以人臣而稱兵犯上不曰叛可乎左氏謂鄭不朝王王怒而伐之舍其大罪舉其小愆故讀史者類以桓王不當輕於伐鄭不思稱兵犯上非特一不朝再不朝而可略未可專咎王而恕鄭也然王不稱天不得謂之非譏譏王失馭臣之柄以致諸侯之叛又不能於師以是取敗以是而譏非謂鄭莊無罪而不當伐也春秋誅亂賊之書豈有不責臣子而專責其君者乎

大雩

春秋常祀不書書雩皆旱而雩也月令仲夏大雩帝用盛樂常雩也周官旱暵則舞雩旱而雩也左氏所謂龍見而雩者常雩也春秋所書雩二十有一皆旱雩也夫豈以龍見為拘譏不時乎公羊曰書雩則旱見書旱則雩不見其說是矣但春秋書法每變文以示異凡祀郊則言郊禘則言禘不以大言惟雩則書大雩蓋大雩帝天子事也雩山川百神諸侯事也魯

既僭郊禘因亦僭而雩帝是故書大以譏之耳或曰郊禘亦僭何以不書大曰郊禘一而已矣故不言大若雩則諸侯之雩與天子之雩為禮各異是故書大以譏其僭耳義已見僖十一年

螽

書大雩見其旱也繼雩而書螽見旱蝗之並作也

冬州公如曹

六年春正月寔來

周制唯二王之後封公今州公以公爵書說者謂外諸侯入為三公者虞公虢公之類是也左傳謂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明年來魯春秋書寔來謂其始如曹末乃自曹適魯閔其失國亦所以責之也夫以外諸侯入備王國之大臣外侮侵陵不能自存當請于王思所以為圖存之計勢窮理極死之可也今奔曹適魯擅去其封守託身於諸侯之國春秋書公書如曹又書寔來皆所以責州公而著人臣為天

子守四封之法寔來二字傳記中儘多有之成二年傳王曰所使來撫予一人而鞏伯寔來者乃當時人之常言似不必過求或以寔為州公名非也此與春秋初年書祭伯來事雖不同意實相似皆惡人臣之外交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左氏曰紀來諮謀齊難也前年齊鄭以盜竊之兵襲紀而弗遂因是啓釁且將大加兵於其國紀睦于魯

越境而謀公往會之義之不容已者春秋無譏也是冬紀復來朝胡氏謂魯桓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而紀主之以求援其何以能國然紀寔危迫而有求於魯當時諸侯之國未有能與齊為敵者惟魯望國紀之求之亦有弗獲已焉是以春秋無譏至冬而復來則不能無譏矣

秋八月壬午大閱

書大閱者其非常事所當講者耳孫泰山謂大雩大

閟禘郊雉門兩觀之類皆魯之僭禮夫子脩春秋不序言故因事而見意愚謂武備亦國事之所不可廢與其他僭禮不同春秋之譏恐不在是穀梁曰蓋以觀婦人也時當淫姜煽艷之始魯君以是為悅故特書以譏之穀必有所本當從之

蔡人殺陳佗

陳佗殺嗣子而自立為君再更歲矣今死于蔡春秋書蔡人殺陳佗名以殺之討賊之義也書蔡人殺陳

佗與蔡人之能討鄰賊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夫人皆得而討前此陳人為衛討州吁今蔡人為陳殺佗此鄰國之二討春秋所深與也治鄰賊者有褒則黨鄰賊者在所誅斥五國之定州吁四國之成宋督齊鄭之輔魯桓宋魯之扶鄭突春秋皆深誅而痛斥之此與國之四逆所以屢形之特筆者也夫使鄰國明討賊之義與國絶輔篡之姦則亂賊何自而作雖作無以成其亂此春秋所以書也而又有所謂特筆之

三罪者焉衛人殺州吁蔡人殺陳佗齊人殺無知是也彼簒國弑君列於諸侯之會或既立踰年而春秋惟以討賊書不成其為君此皆出於聖人之特筆非因乎舊史者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或曰三罪之誅固然矣亦有賊討而不明正其罪者何歟曰討賊而不正其罪不以本罪討也齊之商人蔡之般魯之桓既為國人所君及其死也曠歲歷年假手於盜賊夷狄而後即正天討春秋雖欲奪其爵土同之

於賊有不可得也公羊云佗淫于蔡蔡人殺之左氏謂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皆未得春秋書法之意齊田常弑其君夫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此亦為隣國討賊之義哀公不能用異時脩春秋書法間時時見之

九月丁卯子同生

左氏公羊皆以子生為當時之盛事故聖人見之特筆吁此魯國一大變聖人動色而書之乃以為喜有

正也何不思之甚歟惟穀梁曰疑故志之時曰同乎人也范注莊公母文姜淫于齊襄人疑其非魯桓之子故僉曰齊侯之子同於他人也穀梁此義與猗嗟序合此魯國禍敗之始桓所以弑由乎此也不然群公何以不書子生惟此獨得書乎杜注謂十一公皆無嫡夫人子故子同得書以傅會左傳之說然亦無明證可考愚從穀梁之說餘義見莊元年不書即位

冬紀侯來朝

左氏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是歲夏會于郕以諮謀齊難及冬又來朝紀之求於魯者至矣卒不能有益坐待滅亡春秋之書之責紀不能自治其國苟焉圖存責魯不能憂人之憂急人之急坐受鄰國之朝而莫之或拯也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公穀皆以咸丘為邾邑曰不言邾咸丘者疾其火攻也左氏杜注以為火田咸丘魯地鉅野南有咸亭諸

儒多從杜說然春秋于田即書田于狩則書狩今直書焚咸丘似非為火田書也火攻之說為是然疑有闕文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公穀以為失國之君故名以朝之失國而來未有以朝書者也胡氏謂桓負弑君之大惡穀鄧越國而朝之春秋為其黨惡書名以貶之此論固正但當時諸侯黨簒逆為會盟以定其位者齊鄭宋寔為首春秋

雖因事誅斥未有以名書者此小國似不足深責歟

或曰春秋初年魯最強而又僭用王禮穀鄧之君循用王朝之禮自通某伯某某侯某故春秋因而書之以見賓主皆有罪滕薛之並朝穀鄧之名通邾年葛之旅見由魯人僭用王禮故諸侯以王禮朝之春秋因而貶之當從此義

是歲闕秋冬

伊川謂臣而弑君天理滅矣宜天下所不容而天子

聘之諸侯朝之逆亂天道歲功不能成故不書秋冬與四年同曰然則十五年邾人牟人莒人來朝何以書秋冬曰四年與此明其義矣三國之來別立義胡氏亦祖此說愚於此不能無疑杜氏以為史之闕文東萊呂氏以為春秋以後之闕文據傳是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弒之自是遂篡有晉國此亦事之大者春秋未必不書其不見者亦闕文歟不容強求其說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義已見綱領明夏正中篇

春秋之春夏時也春秋之正寅正也愚既於篇首辨之矣此春正月而書烝謂冬事而春興之是以書譏烝之不以時也穀梁亦知聖人行夏時之說矣故於此明言冬事春興之為不時而諸儒之說或有未然胡氏謂春秋以夏時冠周月引周禮大司馬仲冬田而烝者以證正月之為建子月則此正月為夏時十一月十一月而烝常事也春秋常事不書此何以書乎則曰春秋非以不時書為五月再烝見瀆書也若

五月之烝為瀆而書止須五月而一書可也何必再書而況五月之烝亦為冬事而夏興之聖人何以不譏其不時但譏其為瀆乎由是觀之是歲再烝皆以不時書愚於此得春秋用夏時之一證乃若周官制度不與五經孟子所言同先儒固謂書成而未及施用於天下至於政令所施率本夏時仲冬之田亦夏時也田而烝者仲冬事也今以孟春失時之烝為仲冬常事之烝不過求合左氏周正之說而非聖人行

夏時之本旨也既詳著綱領復於此申述其義焉

天王使家父來聘

或曰天王下聘逆人至於再而春秋無貶何耶曰初而貶以正法也再而貶申著其義也至於三義盡於前雖不貶猶貶也春秋立義大率如此學者以是求之

夏五月丁丑烝

烝冬事也春烝之夏又烝論者謂桓公弑君簒國懼

宗廟神靈之有討是以一歲而再烝欲以是諂於宗廟而不知瀆祀之無福也春秋再書以示貶

秋伐邾

伐不書公貶也若大夫行亦當書帥師不書亦貶也木訥謂邾儀父知義者也隱有遜千乘之心則即位三月儀父來盟桓有簒逆之惡則定位八年儀父不至桓憤其然故伐之責其不至也迄十五年乃來儀父厚於隱而薄於桓可謂知所惡矣

冬十月雨雪

是歲春正月烝冬事而春興也而春秋所以譏愚既辨之於前則此十月乃夏時之十月何疑或曰十月冬也冬而雨雪常也春秋所以書何哉曰春秋記異有著年者有著時者有著月者有著日者有年大有年著年也秋大水夏大旱冬大雨雪著時也此冬十月雨雪與定元年冬十月隕霜著月也不書日而書月言是月雨雪之頻隕霜之繁傷人敗物而特記之

耳范氏註引月令孟冬行秋令則霜雪不時必以此十月為周正之十月是春夏秋冬可得而變易萬萬無是理其詳具見綱領明夏正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公羊曰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遂事者何成使乎我也使我為媒可則因用是往逆也女在其國稱女此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昏禮不稱主人者謂天子雖尊不自為主

人也有母則稟命於母無母猶當謀之諸父兄白於禰廟乃行古之義也然母命不可以行之於天下諸父兄亦不得稱於國中故祭公之來不言王使公羊子此義其必有所受矣左氏莊十八年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嬀歸于京師不言王使而曰虢晉鄭使之逆此不稱主人之明證也祭公何以來乎周制天子與諸侯為昏則使同姓之國為之主為諸侯非王之匹也魯以周公之後為王主禮其

來舊矣穀乃云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其未然歟是時紀困於齊請昏於王室以為圖存之計魯寔主之王使祭公下詢於魯亦以是故耳祭公為逆后而來無譏也祭公以遂事而往則有譏也大昏萬世之嗣王后天下之母藉令魯以為可猶當復命于王告之禰廟先之以幣聘然後往逆禮之序也今桓王之命祭公乃令決其議於魯曰魯以為可即用是往逆其簡禮而易昏豈不甚哉是以春秋一書而

再譏譏王也亦責祭公也祭公身為大臣任兼師傅不以禮正王甫問昏于魯即逆后于紀此春秋所以兼責之耳劉原父謂三公乃師傅之官與天子坐而論道其任重矣今其來魯乃命魯以昏姻之事若是則大夫可也何必三公以為任之重使之輕愚謂周之三公即宰相也天子不行親迎之禮而使其宰往逆所以重大昏之始其未為失歟蓋祭公為逆后出過魯審義乃行春秋譏其遂事而簡於禮非謂其以

三公出為譏也當是時賵妾聘逆皆以命其宰宗廟重事而使三公於禮不為過春秋其無譏歟

春秋集傳詳說卷三